

甯陽縣志卷二十

藝文五

傳

魯義姑姊傳

劉

向

字子政前漢中壘校尉著列女傳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號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一

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

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  
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  
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  
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一婦為義 齊兵遂止

按魯義姑姊本見於列女傳之節義傳中向書體例  
傳首各有總序每傳之後各有頌舊志第錄其傳而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二

頌則遺之今按宋本補入至義姑姊之事不見於他  
傳記子政為西京通博鉅儒其言必有所受但以時  
勢揆之當在春秋以前蓋是時齊魯兵爭方始魯之  
國勢尚未為齊所窺故驟聞義姑姊一言即斂兵而  
退若春秋之時則齊之加兵於魯者不一而魯之君  
弱臣強其士大夫背公向私聞於鄰國恐百義姑姊  
亦未必能退齊師也

周孝子傳

吳欲達 邑人見 文學傳

世之讀詩書談義理者莫不知孝為美名嗟乎此孝子  
之所以少也岳武穆有言忠孝大倫根於天性若有所  
慕而勉為之失其真矣甲午 康熙五 春余至周村聞有  
十三年

孝子廬墓者居化觀村周姓朝俊名生有至性事父母  
惟誠惟謹躬耕供甘旨無幾微拂親意母病夜禱於天  
求以身代遂斷酒肉茹素二十餘年其父先歿未葬又  
十載而母告終居喪哀毀過禮行道爲之揮涕旣窆二  
親卽居墓側寢苦枕塊三年如一日余心竊敬之特就  
訪焉望其墓巍然高數尺孝子所朝夕掬土而增崇者  
也西有草廬圭竇繩樞孝子所手構而寢處者也蓬首  
墨面跼踖其中者孝子也墓當彩山之東嶺曠野蕭條  
人跡罕到孝子風雨寒暑未嘗片刻離也乃爲之禮而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三

與言亟稱其孝朝俊泣然曰吾安知所謂孝哉吾事父  
母久而先後俱舍我去不忍遽違也父母露處而吾安  
居於家心輒隱隱痛也今依乎此冀晨昏夢寐之復見  
吾父母也况飲食必薦猶若吾父母親嘗之也吾安知  
所謂孝哉嗟乎此孝子之所以爲孝也已孝子故農家  
者流容甚質語言樸訥是時鬚髮蒼然蓋已六旬餘矣  
而哀慕之狀悽惋之音不異孺子令其知孝爲美名有  
所做而行之能若是邪且夫知孝之爲美名大都讀詩  
書談義理之人然其於逮事父母何如也其於父母旣

歿又何如也

此傳稍加刪節較原文似覺緊潔

### 兩孝子合傳

周丙範

邑人見篤行傳

石碣者五代漢孝子孟知進所立也孝子之事親必有大過人者惜無可考乾祐三年知進因父母亡同妻李氏揭名立碣以紀親恩碣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四寸五分厚六寸三面密鐫文字而列像其端敘其父母十恩各綴以五言詩乃父母恩重經丙範有書後披蘇尋繹一則會辨之今傳尚沿舊說雖剝落不可盡讀然質古悽惻痛出肺腑故至今村社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四

皆以石碣名焉志孝也越數百年至我

朝康熙甲午吾鄉宗人朝俊復有廬墓一事初朝俊母病禱於神求以身代遂斷葷酒茹素廿餘載母亡哀毀骨立既葬結廬墓側苦塊間三年如一日也邑令季公旌其廬曰孝行足風爲長歌以傳

論曰孝爲百行之原士大夫人人重之至於鄉曲樵魯往往目不覩詩書而精誠所結孺慕終身至性至情遂足流傳千古吾甯之以孝稱者夥矣其尤著者前有孟孝子後有吾宗人吾嘗過里門摩挲石碣低徊不忍去

迨經廬墓處憑弔荒墟益歛歛想見其人故他不備錄而類記夫同里同宗者爲之傳

### 義僕傳

劉偉瞻

邑人別字蓬山見科目表

人能不失本心以自盡其分則雖貴賤殊科必有一段精誠不可磨滅者足以信今而傳後夫不役人而爲人役卑矣乃備歷艱辛錚錚然心如鐵石此無論役於人者也衣冠之族忘職守而食食怠事能是者幾人哉吾獨怪其能識大義而本心之不亡也崔伯章者少無依

### 甯陽縣志

####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五

依余族伯琴軒翁爲僕翁武庠生家無中人費挾弓矢以教授四方久愈落魄僕自受事以來謹守門戶謀薪水不待主人命恆汲汲不遑息嘉慶壬申歲大歉斗米數千翁食指衆無恆產僕乃忍饑負薪易米歸歸復執炊以進已乃麩糠粃每不敢一飽翁往往執手泣下僕性戇不輕與人言人多易之至是稍稍知僕名翁雖得免凶歲而仰屋如初年耄不能咽粗糲僕詢知里中婚喪者往爲執役得直以甘旨供主人時爲翁謀醉自是以爲常翁之優游餘年不至大患苦者皆僕力也生平

不製衣履不畜妻子或勸之不答固問之正色曰吾之所亟不在此衣履耗吾財妻子擾吾心也其立志堅定如是夫伯章人役耳使爲衣食計則奔走豪門自足致溫飽於劉氏何戀焉乃饑寒困苦相依如父子未嘗有德色有情容推其道行之致身之義豈外是哉伯章年七十耳重聽步趑趄以役得直仍歸幼主不自私可謂心無他者矣故爲之傳以存其人

書劉氏老僕

黃恩壽 邑人見文學傳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城西劉氏余中表蓬山劉子之族也家有老僕性戇幼不爲人所喜劉氏有武生淑軫字琴軒者收而錄之自是老僕常爲劉氏役劉固舊族然業不中貲琴軒伉爽喜交遊家遂落他僕皆散去老僕執役如故嘉慶壬申歲大祲道殣相望劉氏家益窘常數日無炊煙當是時老僕年尚健見其主家大小十餘口皆窮餓悲不自勝乃忍饑往村外樵得薪負之易米以歸俟其家中人食且飽已乃雜糠粃以食率以爲常劉氏遂得免於凶歲已而琴軒年且老又貧無聊老僕思所以順適其意乃

更爲他人僕賃得直沽酒具甘旨恣主人飲啖琴軒深  
賴之老僕顧視爲固然無德色其忠於所事如此先是  
老僕無所知名久之琴軒每爲人道其義由是里中皆  
重老僕劉子曰余少時猶及見琴軒翁每言及此僕未  
嘗不泣下也當老僕之爲主人謀禦凶歲也有謂之者  
曰子何爲者子之才尙可用卽爲人傭亦可得溫飽何  
餒腹戀舊主爲老僕不答而事劉益堅夫主僕之際非  
如君臣之分之至嚴也世之朝受事夕卽視爲路人者  
何限且自古所稱賢士大夫才掩隋和行託由夷顧乃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七

趨勢而逐利者比比也老僕蠢然一村夫目不識詩書  
而乃始終如一百折不回充其義類雖汲長孺之招不  
來麾不去何以加茲昔唐蕭穎士有僕愛穎士之才撻  
楚不肯去明侯司徒恂有郭老僕者能脫主於難司徒  
之子朝宗會銘其墓皆以忠於所事著名策籍然彼尙  
各有所爲未若此僕之安之若命也奉一窮主人而生  
死相依豈非忠義發於天性而不自知者乎嗚呼此豈  
可於廝養中求之哉老僕姓崔名伯章甯陽人無妻子  
年七十餘尙健在

毛雷傳

劉偉瞻 見前

毛雷字聲遠邑之古城人家故貧其父鴻哲農而懦者也同里朱雲華者故桀黠又隸縣爲求盜橫行鄉井衆莫敢撓以睚眦嫌輒持鐵鑊擊鴻哲破顱傷腦尋自摧茅屋壞之詭作與鴻哲共屋飲梁折壓損狀家人鳴之官官勒雲華具保辜越五十二日鴻哲死官以限外律科傷罪杖雲華而遣之累控不得直事在道光六年雷甫十六痛父命之莫抵也覓利匕首挾之欲往刺朱其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八

祖母泣止之曰兒荏弱欲何爲邪是惟無往往則以羊搏虎耳且余嫠也耄矣爾父旣以不良死爾又與讎併命誰收余骨者且爾獨不念爾母邪雷泣受命自是絕口不言父死事比長樸訥倍其父出胯唾面從不與人競人皆易之迨其祖母與母相繼歿雷殯葬如禮是時爲道光十七年雷年二十八距其父死且十二年初雲華聞雷之欲報也心忌之久亦漸忘旣料其無能爲弗之備五月二十三日晡時市散行人如蟻雲華醉歸經閭左雷於廣衆中暴起拔刀急刺之洞左腹貫右脇刃



入骨堅不可動雲華仆詫曰咄咄爾毛雷邪毛鴻哲乃有此兒雷知雲華不得生乃赴縣自首朱氏子亦昇雲華至官驗傷出其刀刀出而雲華死雷請就獄縣令汪公紹曾曰此孝子吾不忍致法其緩之雷匍匐泣而言曰民不欲生久矣所以忍死遲遲至今者徒以祖母及母在今已送二母終又甘心讎人民之事畢矣願伏斧質從死父地下不願明府曲法活也於是令泣左右皆泣邑之人聞者亦皆泣汪公心義之不忍盡法卒從輕比累減得釋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九

蓬山子曰余初不識毛雷一日與中表兄甯幹臣游遇一黃鬚男子趨就幹臣語若久別者幹臣指告余曰此卽復讎之毛孝子也今得歸矣余亟叩以前事顛末雷則流涕被面哽咽不成聲移時自去及厯詢識雷者皆曰雷不欲言前事人恐傷其心亦不問也蓋距其復讎又七年矣乃不忍其父若是嗚呼是可聽其無傳乎聞雷抵罪時里有薛翁九志者送雷至戍所歸復出粟振其孥凶歲得不死云

陳墀傳

黃恩彤 見前

陳墀初名應墀直隸清苑人少讀書通大義兩應童科皆報罷改肄武能挽強弓發輒破的出應試復被黜乃以良家子隸保定軍籍補騎士旋擢弁委爲人短小精悍慷慨喜自負好以意氣凌轢儕輩坐是十年不遷已乃棄去會其姊聳進士陳紀勛釋褐得甯陽令要墀與偕當是時淮北洊饑芒碭惡少年虎而冠者糾黨數十百人北入滕薛齊魯間爲羣盜剽斂閭里鳴鏑晝聞紀勛憂之乃糾集丁壯三十人練爲土兵署墀隊長教諸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十

子弟稍以兵法部勒之居常自奮恨不一當賊甯陽之北有村曰南義近秦安其西有村曰白馬廟通汶上皆孔道富商數十廛與民雜居羣盜涎焉一日紀勛廉知賊從東北來卽大合伍伯自趨南義過其衝別遣墀率所練士先據白馬廟扼賊使不得西賊聞令之趨南義也乃悉竄白馬廟時墀將二十餘人甫至賊至者乃有八十餘人或說墀曰彼衆我寡懼不敵今未測我虛實可以虛聲走也蓋少待墀叱曰是何言也陳公之以若輩付我者固以能辦賊今與賊遇而緩之使走是縱也

陳公卽不罪我我何面目見之乎且賊何能爲好男子肯與兩立邪乃持烏銃馳衆隨之賊初遇墀驚欲遁旣見墀將卒少乃譟而前墀發銃中二賊賊蠡午馬驚墀墜陳禿子者梟賊也遽前以矛搯其喉墀遂遇害時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三日也賊逸後捕獲二十七人悉誅之竿陳禿子首甯陽市

論曰孔子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所謂勇者非徒斷脰絕吭輕擲一旦之命蓋其權乎可死不可死之間者至審也若陳墀之死可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士

乎否乎墀一流寓之人耳無官守則功罪奚所加也非士著則利害不相及也使墀不死孰得以死責之此可以無死者也雖然特世俗之論耳君子則不然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此二十餘人成列而出獨非軍師乎敗而死宜也傳曰士爲知己者死陳公不以捕盜屬他人而以屬墀是知己也力不能勝則以死殉之宜也若墀者可謂得其死矣可謂勇矣余獨怪世之人可以死不可不死乃委蛇以幸免於死遇夫可死可不死而卒死如墀者則詆之以爲過反援孟子之言爲口實也

楊磊運傳

吳瀛洲 邑人見  
文學傳

楊磊運不知何許人亦不自知其姓氏乾隆中甫四歲  
丐食於縣西南三里之楊家村村人楊美嶺者貧而鰥  
者也止一子憐丐收爲養子名曰磊運而命其子弟之  
於是磊運遂姓楊氏未幾歲荒美嶺窘甚遣磊運去磊  
運甘凍餒不忍離美嶺亦自愛之因留不遣稍長爲小  
經紀每歸必市甘旨奉父餘以啖兄而自食曾不得飽  
既乃爲人傭得直悉歸父不敢私一錢事無鉅細必稟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十一

而後行與其兄友愛甚敦若同母然所傭處與美嶺居  
間一谿夏夜暴雨磊運恐屋壞壓父冒雨亟歸谿水漲  
不得渡奔走號呼竟夜無停足質明稔父無恙乃已風  
雨激薄因成疾旬日始瘥美嶺病磊運與兄侍湯藥夜  
不解帶面目間時有淚漬及歿縱縱然呼天搶地痛哭  
不成聲貰棺營葬毀瘠骨立哀感行路後磊運勤苦十  
餘年家小有或勸之室愀然曰賢婦不易得不賢則彈  
丸家資一敗埽地何以見父泉下乃爲兄娶已終不娶  
論曰養子以人合非天屬也雖然收之溝渠之側育之

襁褓之中其恩殆與父均則所以事之不容與子異也若磊運者可不謂孝乎哉吁天下之爲子者衆矣卽美嶺亦自有子也顧其事父者視磊運何如邪

書家續齋翁孝友事略

周遠昌 見前

續齋翁姓周氏名秉繼初名秉辛余同族大父行也世業農乏恆產父早歿遺子三人依其母以成立長秉俊次秉仁三卽秉繼奉母至孝家貧饔飧恆不給秉繼與兩兄竭力操作供菽水無稍缺乾隆丙午歲大祲其母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三

顧謂秉繼等曰吾鄉比不登先人遺田僅數隴瀕河爲沙所壅不毛者久矣我母子與其聚而死何如散而活也秉繼等環跪請命母曰若族叔傳隸寄居薊北赤峯縣之紅花溝若叔母久欲往尋苦無伴今吾欲與之偕行爲餬口計若等能我從乎皆唯唯母曰今將遠行有先人墳墓在秉仁可留家守之寒食奠一盂麥飯母爲狐狸所穴吾心帖矣秉仁泣受命秉俊入市購一敝柴車坐其母與叔母自與秉繼推挽以行越燕趙出古北口一望沙漠山風獵獵刺骨如割秉繼解衣衣其母寒

甚股栗齒上下擊有聲惟恃引車疾走以取微煖又行七百餘里始達傳隸所爲蒙古翁牛特西部寢草茹羶相託爲命逾年傳隸死其妻捫餘貲急歸秉繼母子羈塞外無所得食秉繼則爲人牧羊羊蕃息主人歡更使牧馬嘗夜迷失道墜深谷中月黑手捫懸崖壁立不得上時聞虎嘯聲與豺狼相應和乍遠乍近若相逼者自分必死卽亦不懼平明秉俊蹤跡至欲挽之倉卒不知所爲適一樵者來乃假其繩自解腰帶續之始縋以出歸見其母母子相抱哭失聲主人益憐之厚酬其直并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十四

以田種貸秉俊力作得穀數十斛母善鍼灸醫人輒愈爭裹錢米相餉居數年薄有所積秉繼請於母曰異鄉不可久淹母年高盍歸乎母諾乃與兄奉之南還抵家秉仁方爲人傭聞之趨歸問訊相見各悲喜乃更誅茅葺屋以居稍出橐中貲置田畝秉繼留兩兄耦耕養母己仍賃身得直略具甘旨以進母顧而樂之往往爲加一餐後以壽終秉繼躡踊呼搶竭蹶營葬負土成墳餘悉如禮旣乃泣謂兩兄曰吾兄弟朝夕奉母今竟捨我去此生已矣何不各努力作生計俟小有贏餘立片石

於祖父母及父母之墓庶可以報地下也乃併力耕耘不辭胼胝卒如其志兩兄之嗣俱以秉繼子承祧道光己亥邑侯舉鄉飲酒禮重秉繼爲人引置賓席宗黨咸矜式之年七十三卒同時復有族人隆禧者父死塞外間關二千餘里徒跣往尋父殯處罄貲啟櫬扶歸與母合葬

論曰世之言孝者多求諸詩禮之門秉繼特農家子耳乃始而遠適異域繼而還歸故鄉專心奉母生事死葬皆無憾其過人遠矣卜子有言事親竭力謂之已學若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五

衡烈女傳

吳步韓

字錦塘郟城人道光丙申進士直隸望都縣知縣

烈女衡氏其父細民也居甯陽東北五十里之衡家莊幼許字鄰村甯氏子繼珍年及笄嫁有日矣繼珍忽病發狂持鋤刀傷人其人走避得不死里長執繼珍送官官廉其病狂也信乃繫之獄醫久不愈甯以告衡願絕婚女聞之泣謂父母曰兒身已屬甯氏焉有夫在他道

者乎且彼狂第病耳庸知弗廖邪請待之父母嘉其志重與甯約前議遂寢事在道光二十九年越二載今

上御極大赦殊死以下甯與衡均冀幸繼珍得歸不知繼珍以狂禁非以罪繫固赦所不及也是時繼珍在獄時時發狂如故以故不得釋甯復語衡固請絕婚時女年二十六父母謂女曰汝齒長矣自甯氏子繫獄待之已三年詎有負於彼哉今彼已無可望我兩人齒髮如許忍看汝以了角老邪女默不應父母度其意已移亦置前事弗議女竟於是夜投繯死時咸豐元年五月十九日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六

也會余友石琴黃子修縣志成而余亦適至黃子語及烈女事而屬余爲之傳

論曰女道與婦道詎一例哉從一而終白首不易偶遭變故矢死靡佗此婦道宜然若女則猶未成婦也在室夫亡更婚他氏不惟律所弗禁抑亦禮所弗苛乃有柏舟勵志皜然冰玉之不滓甚且終天齎恨視死如歸此則卓絕之行足以扶世砥俗亦君子所深予也第以余所聞貞女之守貞與烈女之殉烈皆未嫁而不幸喪夫者耳若衡氏女之夫未亡而遽以身殉抑獨何歟其夫



以狂繫當以不狂釋何弗固守前盟以待夫疾之愈乃迫而出於死歟然而衡氏女固已死矣以視夫義在必死而覲顏苟活者其賢不肖何如邪

### 書柳孝子

劉偉瞻 見前

柳潤沂字溫源郡武庠生生有至性甫離襁褓卽詣定省溫清之節不作喜怒以父母之喜怒爲喜怒他人或觸犯之不校也早歲入塾讀書不盡上口而於言孝者皆默識之家故貧輟讀力穡嘗負田具適野徧體塗泥

###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七

母怒而訶罵之俯首順受跪以自解怒釋乃退命肄武卽努力事弓馬射必中學使者雋之始欣然喜幸有以慰親心也會母病湯藥必躬親目不交睫者三閱月及歿擗踊盡禮多涕痕鮮哭聲父獨居多愠思有以順適其意凡所好必力致之稍暇輒講說俚語以爲笑樂有時不能供朝夕甘旨必具父若忘其饑且貧顧善病嘗患寒疾七十日又痼疾八十餘日視冷問暖無晷刻離左右每丙夜漏沈人聲俱寂牀上略一轉側暗中已有扶持者須病瘥乃已後數年舊疾復作身不能臥背倚

孝子而後稍息既久且勞他人欲更代之不許鄉黨稱之曰見孝子之曲承父志令人且慕且慚聞其喚父之聲亦柔亦婉不異嬰兒孺慕之心不覺油然而生矣父名士俊武生年將九十孝子六十有六

甯陽縣典史龔君死難事略

續增

黃恩彤

甯陽直沈沛之交咸豐十年秋淮北賊由沈南趨沛西渡長溝東擾縣城倉卒失守惟時殉難者則有少尉龔君君諱紹昌字良若江蘇武進人早補諸生有名莅官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六

十載以儒術飾吏事詰盜卹囚號爲稱職邑侯豐潤董公深倚仗之每月課生徒及歲科試童子君輒襄事月旦甲乙士論翕服善屬文喜爲詩精校說文旁通訓詁尤好天官之學著有窺天秘鑰一卷不輕示人會捻匪由皖入豫踞永城爲巢窟更番出掠曹南響震 朝命大臣杜公來東舉行團練君復佐董侯編審保伍聯合村疇事未集而寇至先是縣城因霖雨崩圮方議補築人心怖駭董侯赴鄉召團丁迎抵勢不支賊遂肉薄乘城入索令不得君獨公服坐堂皇賊譟而前曰若令邪

以庫金畀我君訶且罵曰萬死賊殺則殺耳何問爲我力不能誅汝大軍且至汝行糞粉矣賊怒攢刃刺之君遂遇害時九月十八日也賊退城復乃得收殮竟體無完肌戟手努目勃勃如生詢諸遺民得君罵賊遇害狀爰葬君於郭外南原事聞贈卹如例士民相與祀君於忠義祠而邑侯桐城程公儋州張公樹碣表厥墓

石琴氏曰曩頗與龔君游其人恂恂都雅一文無害吏也豈料其臨變慷慨捐軀蹈義固赫然烈士夫哉君與冠縣尉瞿君濬同鄉里友善甲寅三月冠縣破瞿君殉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九

焉君方坐衙齋忽陰風颯颯從戶入振窗紙有聲君曰噫瞿君死矣翌日凶問果至君爲位祭且哭酸慟動左右比寇至語家人曰城無完堞人無固志詎能守乎若輩且去吾死於此矣嗚呼君殆死而不死矣夫

州別駕劉君蘭署父子死事傳略

續增

黃恩彤

劉君名登翰蘭署其字也世爲甯陽人居於甯城北門內兄弟五人并以學行知名君尤負絕人姿幼端謹夙成甫就外傳卽治經有家法未冠應童子科輒雋旋補

郡學生英英鶴立秀甲一黌每學使者按覓奇其文往往擢置異等食廩餼十餘年始以拔萃貢京師 廷試入乙科循資以州倅注銓非其志也累試南北闈不第乃更潛心經世之學不屑屑事章句工書晚益進閉門卻掃以文史筆墨自娛意泊如也會江淮不靖曹濮驛騷

廟謨廛南顧之憂特敕大吏督率守長舉行團練一時同仇之士釋鋤耒修矛戟者項背相望也邑侯豐潤董公辟君從事軍畫一以諮之君以城無完堞亟白董公尅期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三

繕治弁請浚壕以限戎馬公聽其言方議鳩工而寇至矣君以士非素習人心不固復白董公親赴各鄉團糾合壯丁爲助守計卽以二子廷瑗廷勳自隨星夜抵茅莊與甯君銘四劉君峻甫謀帖召團丁萬餘人厲兵束伍將行矣旋聞縣城失守賊北趨卽率衆追擊至汶南高牆村與賊遇當是時我軍新集氣銳甚前鋒始交憤呼搏戰斬馘數十賊驚欲遁俄而黃埃漲天賊大至奚騎橫衝我步軍力不支遂潰君與二子陷賊中甯君帥壯士欲拔出之賊拒不得入惟聞君罵曰死奴國家何

苦於汝而作賊自取死乎餘語雜二子號叫聲不可辨  
頃之賊逸去君與二子相枕藉死時庚申九月十八日  
也初君之出城也留其子廷掄於家屬之曰寇深矣我  
出必不歸爾收余骨焉廷掄旣免於難乃具棺迎歸斂  
而葬之吾邑士大夫以君父子義烈狀鳴之官甯君復  
走京師上其事御史臺臺長以聞得

旨褒卹事下東省大吏覆奏如格乃依四品以下官陣亡例  
給雲騎尉世職入祀忠義祠二子附焉遐邇聞其事者  
莫不歎君父子之忠孝完節而并推甯君之好義爲不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三

可及也然非我

國家篤念死事之臣不遺疏逃亦安能有此曠典哉同時  
劉氏於他所殉難者有君兄子廷祐廷蘭例得并書而  
君兄子廷敬妻魏氏亦以罵賊死余別有傳

石琴氏曰士君子効忠於國詎必值得爲之時迫難謝  
之責而始奮哉自寇難以來不在其位而捨生取義者  
衆矣卽吾甯最爾邑亦未可以一二書也君父子尤其  
犖犖者焉夫忠孝一也父死忠子死孝洵足震耀當時  
之耳目矣孰知其平居之內行乎君少失怙事母吳太

孺人先意承志終其身孺慕不少衰廷瑗落拓不羈而率其兩弟侍君之疾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動經旬月余與君爲中表昆季故知之特詳良由至性純篤發不能遏固非有所爲而爲之不可奈何而蹈之也嗚呼觀君父子之所以完節與國家之所以褒忠者其亦可以興已

魏烈婦傳 續增

黃恩彤

烈婦氏魏太學聚明翁女幼婉淑得父母歡心不苟言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三

笑循閨禮惟謹及笄嬪於劉爲文學廷敬妻婦職修舉事翁姑以孝聞會其翁蓬山孝廉仕爲東昌學博攜廷敬夫妻之官時咸豐四年也十年夏廷敬因展墓偕烈婦歸事畢返東郡烈婦以省母留外家邑西王卞村者魏氏故居也地鄰汶境當西路之衝十一年二月六日南賊突至火光照數十里墟里鼎沸烈婦隨母劉與鄰族婦女數十人避往鶴山側顏氏屋中猝遇賊烈婦亟拔釵珥擲地畀之賊揣其更有所挾必欲搜烈婦拒之峻賊直前引其臂擬之以刃烈婦叱且罵曰死賊奴殺

則殺耳敢無禮邪我一弱女子不能殺汝天必殺汝官  
兵必殺汝汝殺我汝能久活邪賊怒刃其頰及吻烈婦  
且罵且以口血嚙賊賊愈怒疊刃其頭面若刻劃然其  
母抱女哭與賊爭賊并刃之俱仆時同行諸婦女睜胎  
莫敢前乘隙奔散但聞刀砍聲罵聲兩女子哭聲既而  
無聲俄見塵起賊馳馬去移時衆稍稍集則見烈婦與  
母相抱持臥血泊中意其已死趨視撫之尚溫試其鼻  
微有息知其甦也相與舁歸其家家人環守謀所以護  
養之者其母尋愈烈婦閉目不視閉口不言不食不飲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三

冥然若死者然猶不死至三月三日乃絕

石琴氏曰余女亦學博君之子婦也遇賊赴井遇救得  
不死而君之子廷祐爲余婿者以捍賊死余每念之未  
嘗不流涕也曩在東山見有踉蹌自西來者與之語輒  
稱劉烈婦劉烈婦比賊退始詢悉其死狀云嗚呼方賊  
之至避而趨山者不僅烈婦與母也賊雖暴亦未至逢  
人卽殺所急者財耳其迫欲搜掠以爲有匿財耳使烈  
婦少委蛇安知不免於死旣不卽死矣使少濟以藥餌  
亦或可不至於死乃攫鋒絕粒一往不顧若必欲捐生

而後快者何其決也獨異其始則罵賊以求速死乃受重創不死繼復饑之渴之遲之一月仍不遽死豈天不欲死烈婦邪然而烈婦竟死矣而不死矣

高烈婦傳 續增

黃恩彤

甯陽東北有村曰化觀村之舊族曰周氏周氏之先有朝俊者康熙中以孝行旌邑文士吳欲達爲之傳柳祚盛劉杞諸人競爲詩歌紀其事至今鄉人嘖嘖稱周孝子不去口由孝子傳六世乃又有烈婦烈婦高氏女歸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四

於周夫繼宗孝子來孫也先娶某氏早故遺一子序甯年甫五歲烈婦實爲繼室事孀姑以孝事夫以敬撫幼子以慈里稱賢婦閱三年而繼宗病病且二年烈婦侍疾不稍懈繼宗瀕危顧烈婦不言而泣烈婦喻其意雪涕語之曰君念我邪抑疑我邪我行從君矣時慘怛無人色家人皆掩泣繼宗尋歿烈婦哀號數十聲嘔血輒止視含殮畢侍其姑寢姑命之退卽退有頃姑覺其不恆起而闢其室門閉扣之不應亟呼家人抉戶入已自縊解救漸甦姑曉之曰殉夫義也奈幼子何吾老矣且



病汝死將誰倚汝負汝夫矣烈婦蹶然起曰兒大誤兒不當死兒謹從姑命於是衰麻躡踊葬夫如禮事姑益謹撫孤益勤姑以壽終經紀其喪視夫有加家僅中貲兼多債負早作夜思督僕力耕一切紡績并日皆躬親之遂完其家又時出所餘以惠鄉鄰之貧者序爵稍長延師課讀養不弛教年十五爲聘舊家女涓吉完婚凡牢醴所需從俗從宜豐儉必稱旣婚之期月乃往見其族中父老曰阿姑以五歲兒付我不料其竟能成立也今託先人之靈幸已成人授室此後在家日少在外日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多尙望祖若父有以教之也又進其老僕酌酒勞之曰我以弱女子持門戶幸不失墜汝輩力也郎君已能自謀我事畢矣今日當爲我盡此一杯酒又治具召其親鄰坐定爵行歎曰自我爲周家婦未嘗一日舒心今可以不恨矣諸翁媪當賀我乃相與飲食盡歡夜分始散時家人各就寢烈婦獨呼傭媪趣爲我具湯媪曰夜深矣奚須此曰我渴思飲不恩汝也媪進湯出烈婦扃戶滅燭寂無聲次早戶不啟家人以其倦也戒勿呼日旰始疑連呼不應抉戶入視之纒挂於梁撫之體已冰矣

整髮束髻衣履無纖塵始知其戒備已久呼湯將以沐浴也時同治十一年二月二日也初繼宗之歿烈婦二十有三比其盡節也二十有七

評曰前有孝子後有烈婦詎非其家法固殊乎夫世所稱烈婦者亦惟之死靡他一瞑弗視已耳不則抑志完貞茹荼白首君子重其節而不必繩以死今按周氏婦當夫歿而雉經以殉已可謂之烈矣乃絕而復甦從姑命不卽殉於是奉姑壽終撫孤成家凡夫之未能自爲者一一代爲之俾無遺恨又何必務捐其軀始爲不負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傳

三

其夫哉而乃卒出於此蓋其殉夫之志忍之五年而未嘗一日忘也古人有言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烈婦之死何其從容也不參以兒女恩愛之情而粹然一出於天理人倫之正此乃孔子所云殺身成仁孟子所云舍生取義者乃竟得之田家弱女子哉是可傳也

節婦程氏傳

孔繼虞

字監唐見官師表

程氏者處士永光之女居甯陽城東尼家村自幼許字鄰村謝氏子存誠此子自蒙童卽癡稍長癡愈甚延至

成婚之歲益顛似無知覺者然子之父若母以爲不可  
完婚累及人家好女子且薄田數畝不足贍口爰告原  
媒交婚書俾程氏女另擇婚媒挾書踵程氏家以告女  
之父母感其意允之留與飲蹠躄治具女問何爲父母  
備述顛末女聞之愀然曰是吾命耳果若所爲改婚卽  
改嫁也恥孰甚焉不如死父母見其志不可移仍將婚  
書交媒還謝氏並速之婚焉迨成婚後事翁姑謹鄉里  
以孝聞夫婦殊相安也越數年翁姑相繼亡又數年夫  
亦亡葬各如禮熒熒隻影紡績自給不與男子交一語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傳

三

遠近咸敬重焉年七十歿道光十年鄉人憫其節孝以  
事聞於官邑侯謝公爲之勒碑表厥墓

論曰女之烈婦之貞均足以扶教而砥俗也若程氏者  
甘從癡夫苦盡婦道葬若翁葬若姑復葬若夫終其身  
荒涼寂寞中而咽糲啖糠毅然不少衰此何如卓絕乎  
視世之殉烈者憤激就死守貞者從容勵志固尤難焉  
以天地忠貞之氣鍾於閨房孱弱之姿昔所罕聞抑今  
所僅見也吁是可傳已

論

辨和同論

劉

梁

漢邑人  
見列傳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論

三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晉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

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穀陽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施而不恕也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論

三

義疾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自廢字至此皆用韻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初志載梁此論舊志刪之不解何故今補錄

公斂處父不墮成論

黃恩彤 見前

自古立國未有不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禦外而安內

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曰諸侯守在四境山川阨塞天設者上也金城湯池控制衝要抑其次也魯之初封都於曲阜北有泰山以蔽之又有汶水之限距齊都臨淄不下數百里其勢足以畫疆而自立迨失汶陽之田而岱南舉爲齊有於是魯之外屏撤矣一綫之汶湯湯彭彭不足以限戎馬故魯道有蕩齊師得以雲翔而進所恃以扼其衝者獨成耳成固孟氏邑與季費叔邠號爲三都者也城過百雉則耦國而兆亂欲強公室自墮三都始墮之誠是也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論

三

邠費可墮成不可墮也魯爲齊弱久矣齊之魚肉魯者非一日矣夾谷之盟夫子以武備應之乃免於萊兵之劫其不可以德化又明矣汶陽之田雖暫反而未足恃也今無端自壞名都失其可阨之險而予彼以可乘之隙一旦齊師驟至何以禦之公斂處父所云墮成齊師必至北門者乃忠於謀國洞中時勢之言雖聖人不易也夫處父成之良宰也陽虎之亂處父以成人入翦大憝故虎他無所忌獨畏公斂陽是時虎在齊方說齊侯以三加取魯以齊之強虎爲謀主乃魯之大患也爲魯

計者當付處父以北門之管而益設守備若襄十五年之備齊而城成郭者庶足以制虎而卻齊耳今乃先自墮焉是無異除道以開齊師而棄處父以予敵也將不爲陽虎笑歟且左氏所記墮三都之事舉可疑焉郕之墮也以初定侯犯之叛故殆如破竹迎刃而解者也及將墮費卽有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兵當時君若卿蒼黃奔避登臺僅免姑蔑一戰亦幸而勝耳洎墮成又爲處父所拒卒至玉趾空勞望堞而反公末如何也三卿末如何也夫子亦末如何也此真不可解矣夫聖人德盛化神而其臨事未嘗不委曲審慎以期於有濟如使費與成之民沐浴膏澤風行草偃則不應有稱兵據邑之事儻夫子自度德不能懷力不能制則必有以處之不應倉卒輕發以招意外之變此殆史家紀載失實未可深信者也故以齊魯之勢揆之則成必不可墮以聖人謀國之慎揣之則三都必不遽墮卽郕費可墮而成終不可墮然則處父又安可厚非哉

申傳書論 續增

劉崇勛

邑人見廕敘錄

自古烈士忠臣處萬不得已之勢無可奈何之時慷慨  
殉節從容就義百折而不同者良以國恩莫報知己難  
酬不惜捐糜頂踵以圖報稱云爾其或名分未定情誼  
未篤衷之於義可以死可以無死而乃輕以身殉義士  
猶或非之吾獨於山右申君傳書謂其死事甚奇而義  
烈尤著也傳書字翰臣本潞城儒家子少有志略早歲  
援例以末秩注選甯邑舊有商業每間歲來以會計不  
恆居當咸豐十一年春縣境甫遭逆捻蹂躪邑父老以  
寇至無常亟思爲保衛桑梓計會大府亦檄辦團防時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論

三

余中表兄甯君銘四以才望推爲約長遂出家貲治戰  
具得子弟兵數百朝夕練習甫就紀律而賊又長驅入  
境勢張甚銘四督率迎擊並約鄰境助剿兩戰皆捷追  
奔至汶之南岸賊抵死回拒鏖戰移時銘四所乘馬爲  
礮擊仆我兵亦多傷亡幾不支傳書適從後馳至卽下  
馬以授銘四銘四不受曰子將奈何傳書曰子爲軍率  
得馬力可直前殺賊無庸顧我也遂仗劍步入賊陣銘  
四上馬督衆再戰勢復振賊披靡渡汶遁亟尋傳書弗  
獲獲其屍血模糊略可辨識猶張手作戰狀目未瞑也



昇歸棺殮如禮感其義事後爲走京師請卹得世職嗚呼傳書非土著也非有室廬妻孥之戀土地人民之責也且與銘四誼非親知交非患難旣無統轄之分又非徵調所及非如戎律將帥失救有誅也明知呼吸存亡之際步騎相去懸殊良以銘四爲一軍安危所係不顧一己死生讓騎予之以爲幸藉其力爲國殺賊不僅脫友於危也其忠與義豈不犖犖大哉余與銘四共團防事有年汶南一戰亦曾身在行間於申君殉難曲折知之尤悉故據事書之而復爲之論

議

毛孝子復讎議

黃恩彤 見前

復讎古今之通義也公羊氏以爲齊襄滅紀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伍員報父讎君則云推刃之道不譏其叛記禮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又述孔子之言曰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是以自漢以來若蘇不韋劉鯉趙允沈林子之倫皆以復讎一節炳載國史不可以更僕數甚矣復讎之重於天下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議

也然則律胡爲禁之西漢淮南王長因母讎刺殺審食其文帝弗問此屈法以伸恩也東漢孝女趙娥緹玉爲父報讎殺人福富長至解印綬欲與娥俱亡外黃令乃欲論殺玉是漢律禁復讎也唐張瑄與弟瑒因復父讎共殺御史楊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明皇降敕以爲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存孝之人展轉相讎殺傷何限乃將瑒瑒付河南府決殺是唐律禁復讎也夫律與經詎有異哉經所云復讎者亦謂夫弱被強凌寡爲衆暴奔走赴訴之無所惠文三尺之不加者耳

公羊氏之論齊襄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又曰有明天子則襄公不得爲若行也故子之復讎有所不得已也經之予復讎亦有所不得已也得已而不已律之所大禁卽經之所弗予也今之律文曰祖父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不告官擅殺者杖六十卽時殺死者勿論與漢唐之法異矣若定例則加詳焉例云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冤犯脫逃未到官被死者子孫殺死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其冤犯到官擬抵或減等發配潛逃被死者子孫擅殺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本犯擬抵減等遇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議

三

赦釋回者國法已伸不當爲讎如有子孫仍敢復讎殺害照謀故殺本律定擬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則是同一復讎而區分三等其殺死脫逃冤犯不議抵者予其復讎也仍擬杖流者惡其擅殺也

赦後復讎卽擬抵者不以私讎干國法也若曰彼誠有罪

國家旣寘諸法矣今而得釋乃特恩也何得復與爲讎刺之刃以快其私乎此卽公羊氏所謂有明天子則襄公不得爲若行者也甯陽有毛雷者

細民也父被人以鐵器擊傷越五十二日死官以其限外也而輕之雷欲復讎則憫其祖母與母之失養遲之十二年奉二母終卒殺其讎束身就獄邑令汪公紹曾爲之傳致輕比累減得釋邑人識與不識稱爲毛孝子云於是儒家議之曰雷之復讎是也合乎經矣其遲之十二年者以祖母與母在也非與讎共戴天也母死甫葬不旋踵而推刃焉是不反兵也賢哉雷乎法家議之曰雷之復讎似也雖然未盡也雷父之傷以鐵器也鐵器他物也定律正限二十日餘限十日今越五十二日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死是限外也應科傷罪官杖而遣之法也雷何得干法以復讎乎此而曲貸設遇夫父實被殺而復讎於克犯遇

赦減釋之後者不知將何以加也石琴子聞之曰嘻二家之議皆非也雷亦直行其意而已無暇恤其他也口不誦詩書不知何者爲公羊傳爲戴記也但知殺吾父者吾讎耳讎一日不復則無以對父地下而自立於天壤之間固不計其合經與否也目不覩令甲不知何者爲歷代之律

國家之例也更不知何者爲限內限外也但知殺讎以償父命耳一旦藉手以洞讎人之胸卽刀鋸湯鑊甘之如飴又何慮乎背律與否也自來至行奇節振綱常扶名教磊磊軒天地卓卓冠古今未有規倣趨避於經與律之間而能獨行其是者也若雷者可不謂孝乎哉吁我朝定例之意微矣著其罪則不惜科以謀故原其情則一切入於緩決蓋大爲之防以杜斯民讎殺之漸未嘗不曲爲之宥以慰天下孝子之心義之盡仁之至也傳古義亭疑獄汪公得之矣

說

汶陽說

黃恩彤 見前

山以南爲陽而水以北爲陽故杜氏注左傳於公賜季友汶陽田則曰汶水北地固未嘗有專邑也其見於春秋經傳者約可舉焉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左氏曰取汶陽田棘不服故圍之是棘乃汶陽之一邑也杜氏注云在濟北蛇邱縣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杜氏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按魯有三鄆一故魯地成四年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說

三

城鄆此西鄆也即今鄆城縣一莒別邑入於魯昭元年取鄆

此東鄆也即今沂水縣一則汶陽之鄆乃北鄆也有二謹一

爲陽關之謹定八年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是也一則

汶陽之謹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杜氏注云魯地濟

北蛇邱西有下謹亭是也龜陰杜氏注云泰山博縣北

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其地皆在汶水北爲今泰安肥

城縣境乃春秋之汶陽非漢以後之汶陽也漢惠帝七

年初置魯國屬縣五一曰汶陽景帝三年遷淮陽王餘

王魯汶陽隸焉蓋因魯之曲池而置此縣在汶水南故

杜氏注春秋曲池云魯邑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廊  
道元水經注汶水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王莽之汶亭  
也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二年東逕泰山立行宮  
於汶陽世謂之闕陵城霞舉據寰宇記以爲汶陽故城及闕陵城俱在曲阜境內九山以南但按杜酈二注魯之曲池西漢之汶陽縣東漢之闕陵城實一地耳如在曲阜則章帝東巡先幸東郡過任城耕於定陶然後柴告岱宗進幸奉高按今地理由濟甯至泰安蹕路經行正當甯陽之東北境不經曲阜不過九山直至幸濟南後方旋蹕而南幸魯祀孔子於闕里尋卽回鑾當日自當暫駐曲阜城中何緣於汶陽故城別建行宮乎又按元和郡縣志汶陽故城在龔邱東北五

十四里元石晉沿革記汶陽在龔邱縣東北三十二里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計其地在今甯陽東北境內無疑余家舊居甯陽東北汶水之南間嘗周覽里落憑弔邱墟尋池亭之故址訪陵城之遺堞而年代遐阻岸谷變遷已蕪沒於荒榛叢棘中惟家園迤北二里許有崦上村焉背負汶流沙隄環而龍魚諸泉東來注之溶滴洞泆勢若縈帶東西二阜鶴立相望西阜高丈餘闊逕十餘丈初之高闊蓋不止此久犁爲田僅餘殘基耳東阜高數丈闊逕百餘丈居民數十百家聚居巔頂因地勢獨高故以崦上名村余不禁喟然歎曰此水也殆卽魯之曲池歟此阜也殆

卽漢之闕陵歟舍此而欲於甯陽東北數十里內別求汶陽故城安所得如此水若阜者以證之

續考 太平寰宇記曲阜縣嶮水在縣北四十二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溪澗嶮隘盟於曲池注云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今在縣常流不絕地理志漢舊縣也王莽改曰汶亭按杜注所云汶陽晉縣卽漢舊也元和郡縣志所云在龔邱東北五十四里者以嶮水當曲池反在汶陽南矣又寰宇記於曲阜縣下載漢汶陽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於泗水縣下載漢汶陽城在西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罕

按隋移汶陽於曲阜又分汶陽置泗水子正所云漢汶陽城似卽隋所移者隋所移乃北魏之汶陽非漢舊縣也

甯陽龔邱兩故城說

黃恩彤

邑人皆知今甯陽爲漢舊縣又爲隋以後之龔邱縣迨求其故城不可得則以縣城南之古龔邱臺當龔邱故城因城與臺異不得已又以城南十五里之古城當之而甯陽故城則置之不論此未爲有據也按甯本山名



縣在山南故曰甯陽漢以山名縣也又水經注云洸水西南流逕盛鄉城西又西逕泰山甯陽故城西道元北魏人距漢未遠其時殘堞遺址應有存者其言可信且縣可改城可圮而山川必不可易則故城應在甯山之南洸水之東無可疑者至隋之龔邱本北齊平原地開皇十六年更名見於隋書地理志注自唐迄宋并因之故羅泌路史云龔邱城東南二十里有龔邱故城省志據之遂以龔邱爲古邑名竊謂泌本宋人所云龔邱城乃宋龔邱卽今縣治也所云龔邱故城則隋以前之舊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說

四

縣治也但路史欲以舒龔當之而嫌其去羣舒絕遠則泌之持論尙無定見蓋是時宋南渡已久龔邱早入於金且復稱甯陽泌未嘗親履其地第就圖籍而遙度之故其言亦不能確惟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劉梁傳云甯陽故城在今兗州龔邱縣南章懷生於唐初去隋甚近且魏王泰之括地志成書未久考訂較詳其曰甯陽故城乃漢舊縣水經注所云洸水經其西者是其曰今兗州龔邱縣乃唐之龔邱實沿隋舊羅泌所云龔邱城者是但曰甯陽故城在龔邱縣南則兩故城俱應與今縣

治不甚相遠以地形揆之縣南十五里之古城當是甯陽故城又唐李蒙娥女泉賦自序云泉在甯陽城南二里蒙未悉與章懷同時與否要之相去未遠所云甯陽城者卽後漢書注所云甯陽故城且蒙親至其地親見其泉乃爲此賦又非志地諸書之但憑圖籍傳聞互異可比今娥女泉雖不可考而縣南十五里沙莊有古城泉縣志所云西南流十餘里入漕由漕入洸者以其距古城較近故取以名焉似卽娥女舊泉失其名而仍存其派亦足爲甯陽故城之一證至龔邱故城據章懷注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里

應在甯陽故城北據路多具應在今縣治東南至今猶有泗莊社之半城焉其城僅餘半堞依稀可辨距今縣治十里而遙正直東南在古城北略東舊志云相傳爲

漢襄魯侯舊第殆未之深攷也

元和郡縣志齊移平原於漢甯陽城北十七里

隋以平原東南二十里有龔邱城遂改平原爲龔邱據此今之古城確是漢甯陽城今之半城或卽古龔邱城

按漢平帝元始元年封魯頃公八世孫公子寬爲襄魯侯食邑於南陽郡見班書恩澤侯表南陽距甯陽遠矣何得於此置第且居第卽甚宏鉅亦安能由漢迄今仍留舊址未湮乎知此半城之必非居第知襄魯侯之前

不食邑於甯陽則可以參攷乎章懷之注羅泌之書約略乎龔邱故城之所在矣

奉符說

甯葆惺

字星坡邑人見文學傳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泰山始改乾封縣爲奉符屬兗州大都督府卽今泰安縣境故城在泰山南三十里具詳宋史真宗本紀及泰安志甯陽北界汶水與泰安犬牙相入其建置沿革略具舊志顧未嘗有奉符之名及考境內冢墓表碣書奉符者甚多如宋進士姜潛

甯陽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說

望

今縣東北西太平村人當時曾設太平鎮巡檢司見於石介朋友解陸友墨史元汶上縣尹趙克讓縣北夏戴村人有墓碣及封贈碑承信校尉武進縣西北西高村人余遠祖諱義諱仙仕元爲彈壓皆縣東北泗望村人並有墓碑而當時俱隸奉符籍此外古廟碑記似此者尙不一而足邑人往往求其故而不可得考奉符肇始於宋金元並因之金大定十二年始升泰安軍爲州奉符隸焉

金史地理志奉符注云有泰山社首山龜山祖祿山亭亭山汶水梁水

今甯陽爲

宋龔縣其東北則錯入奉符境故有太平鎮巡檢司之

設在金則奉符之西南錯入甯陽境故譚公能吏碑陰臚列村疇有西徐孝門濁頭之名

三村皆隸今泰安境

其境至視

今縣有關無蹙故元韓珪沿革記云甯陽歷唐宋為名縣甲山東而能吏碑亦云闔境萬五千戶迨金元用兵土宇殘破元初遺民僅四百八十四戶不復成縣南境併入嶽陽鄉北境遂俱入奉符

西境多入汶上

後設甯陽鎮置

巡檢司至大德元年復升為縣而比戶流移版籍散失未及割正王思誠重修公廨記所云僅存八社者是已此廟碑墓碣所以多書奉符也明初始按舊籍更定封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畧

域為今縣境至之權輿李伯貞分撥縣界記言之綦詳

諸記並見藝文

舊志止云北境併入泰安而不著奉符之名不

知泰安州名奉符是其屬縣

泰安州金領縣三三元領縣四俱有奉符

甯陽

自入奉符非入泰安也迨明初省奉符入泰安州

國朝升州為府併於附郭置泰安縣於是奉符之舊治亦

蕪沒煙草中矣

辨

### 孝子石碣辨

周百順

邑人見  
文學傳

邑舊志載石碣集先有土人掘地得漢石碣其文曰大漢乾佑二年龔邱縣萬歲鄉堽城社里人孟知進同妻李氏發願報父母十恩下綴五言詩其詞質古悽惻碣在集西首土地祠中村以是得名云云後之好金石文字者輒搨去至聞於各大吏檄邑令索取搨本幾與畧中李監碑并傳今相其石釋其文乃石幢非石碣也其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辨

畧

石四棱每棱皆鐫文字首刻四面佛像相背而坐高不過三尺其文字多剝蝕家巽平叔祖搨而釋之則佛教之父母恩重經所謂五言詩即經中之偈非知進之所自著也按唐時佛寺設幢或四棱八棱每棱連刻經文供佛殿前謂之經幢亦名石幢非碑非碣故陸龜蒙詩有山僧禮石幢之句至今猶有存者此云大漢乾佑二年乃後五代漢隱帝年號當時去唐未遠佛法盛行故知進夫婦刻此經於石幢施之寺中以資父母冥福歲久寺圯幢埋土中土人掘出遂誤以為漢石碣而名村

焉知進之事親無可考獨賴此石幢以傳經今數百年見石幢者咸重知進足徵孝之爲道大而感人深也其事本無可訾吾獨怪志邑乘者相沿而採之好金石者慕名而搨之予少時亦曾作詩以紀之而不自知其誤也姑著此辨以識石碣當改石幢而舊志之謬不可不正云

唐經幢亦名香幢存於今者甚夥其製或四稜或八稜植立若柱又有兩層者略如塔形非四面環刻經文卽謂之經幢知進所刻之石質薄而寬且圓首是石碣非石幢

### 高子羔葬妻犯禾辨

黃恩彤 見前

高子羔孔門之高弟而成邑之良宰也其行誼備詳書傳惟戴記檀弓篇記其葬妻犯人之禾亦爲成宰時事也有不可不辨者子羔齊人或曰衛人要之非魯人也仕魯爲成宰而妻隨之歿於是邑卽葬於是邑亦如延陵季子之子死於齊葬嬴博間不歸葬也禮也異哉其葬而犯人之禾也子羔之爲人也方長不折啟蟄不殺仁之至也今無端而犯禾是折方長矣禾者民食所出也犯其禾是奪其食矣何不忍於殺蟲而忍於虐民也且是時井田之法未壞溝洫阡陌釐然畢具不惟四達

之衢植木以表之卽田間之路亦平直可由也胡爲舍  
正路而趨禾中乎若云乘便以速葬則更非子羔所敢  
出也子羔之仕衛遇孔氏之難生死懸於呼吸猶以不  
踰缺不由竇介然自持於顛沛之頃詎肯苟焉於平時  
乎記者述其言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  
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嘻是非子羔  
之言也臣之事君行義也盡職也非徒以避罪也若因  
不罪而爲之亦何不可爲乎且宰以字民也而葬妻者  
私也私而害公未必孟氏不以爲罪也子夏哭子喪明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辨

七

但未能割愛以自損非有損於人也而曾子大聲疾呼  
正其二罪若犯禾果出子羔恐亦曾子所不取也至以  
邑長買道爲難繼是更不然君子之求爲可繼者亦以  
事屬經常義當節制之耳故異量之哀異量之恩君子  
慎之若葬妻則非此倫也魯之爲成宰者衆矣妻適殁  
而適葬者幾人乎適然之事何以繼爲乎且送葬無路  
則已若有路而紆就之以避禾乃人情所大願也斯時  
亦安有頑悍之民挾長官之葬而索買道之費者乎今  
乃侈然稱曰吾邑長也邑吾邑也道卽吾道也買之不

可也吾買之則後之買者必以爲自吾始也人吾人也  
禾亦吾禾也犯之可也吾犯之而後之犯者不妨以吾  
爲例也嗚呼是倚勢作威而甘爲怨府禍首也稍知自  
好者不爲會是子羔而有是言哉

### 成郟辨

黃恩彤

成魯邑後爲仲孫氏采地郟國名姬姓文王之子叔武  
始封於此左氏所謂管蔡郟霍文之昭也其爵爲伯春  
秋文十二年書郟伯來奔是也舊縣志云成城在今縣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哭

東北九十里故郟國在今汶上縣西北二十餘里歷引  
春秋齊侯圍成左傳公斂處父不欲墮成戰國齊田和  
伐魯取成檀弓子羔爲成宰列子孔子見榮啟期於成  
之野及春秋衛師入郟齊人鄭人入郟齊會杞侯於郟  
師及齊師圍郟爲證而斥郡志成郟不分之誤其說是  
已雖然未盡也按左氏春秋傳隱五年衛師入郟杜注  
云郟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郟鄉桓六年公會紀侯  
于成杜注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是杜預判成  
郟爲二也公羊氏春秋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



于齊師成者何盛也

二傳郕公羊俱作盛

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

同姓也何詁云因魯有成邑聲相似故云爾是何休判成郕為二也何休漢人杜預晉人其時去周魯未遠縣邑遷改未久遺址舊堞猶有存者與後世之懸揣遙度不同而元凱注左氏於地理至為精審尤確鑿可信也至郡志謂郕在齊魯間舊為小國後入於魯為孟氏邑如鄆之去邑而為費是大不然郕之見於春秋自隱五年始成之見於春秋自桓六年始郕國之滅公羊氏以為在莊八年但春秋於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以時勢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辨

兗

揆之詎有國滅七十一年其君出奔仍書舊爵之理此公羊之不足信者當以左氏為據即如公羊之說郕在莊八年前固儼然君國子民魯何以於桓六年即有成邑且成固杞田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是魯先取成於杞初非并郕為成惟文十二年郕太子侏儒以夫鍾及郕邾來奔郕邾固歸魯為邑要與孟氏之成無涉至季氏有費始自僖公元年賞季友敗莒之功也而孟氏有成不知始自何年竊謂孟之祖雖與季同出桓公但共仲弒二君奔莒縊密穆伯雖

與會盟而淫于己氏棄位流蕩於齊莒之郊文伯惠叔  
嗣位日淺均無勳勞足錄非季友之以功賜邑可比惟  
獻子爲賢大夫位列亞卿名聞諸侯其食采於成無可  
訾者故杜氏左傳注於隱六年公會杞侯于成但云魯  
地至昭二十六年公圍成乃云孟氏邑而左氏所書襄  
十六年齊侯圍成則有孟孺子速卽莊子速是時獻子尙在故稱孺子之  
救昭七年季孫以成與杞則有孟氏宰謝息之遷皆在  
獻子之時與其後足徵前此爲魯之公邑至是始爲孟  
氏私邑也又酈道元水經注淄水經郿縣北漢高帝六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辛

年封董濼爲侯國此一誤再誤者也淄水經故成城北  
故昭二十六年圍成之役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  
非經郿縣也前漢成縣屬涿郡高祖封功臣董濼於此  
胡三省通鑑注於濼子成侯董赤云成侯國屬涿郡與  
班書地理志小顏注並合若如道元所云則前漢泰山  
等郡國何以不聞有成縣乎且成侯非郿侯也惟續漢  
書郡國志濟北國五城其一曰成本國劉昭注引衛師  
入郿及杜預注爲解似後漢因郿國故墟復置縣而以  
成名之亦非孟氏成邑之舊境也

續考 春秋桓六年公會紀侯於郟邑也左公俱作成  
 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郟國也公作成襄十六年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邑也公又作郟列子見榮啟期行乎成之  
 野古本作郟水經注引之亦作郟是成郟古假借互用  
 但據地理以區國邑不僅辨文字以判成郟故說文於  
 郟字注孟氏邑於成字不注邑名繫傳疏證國邑分郟  
 爲二一曰姬姓國在東平剛縣西南郟亭一曰魯縣邑  
 於郟春秋及杜預但作郟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按郟國  
 漢爲郟陽縣唐爲雷澤縣括地志郡縣志并同在今濮  
 州境內春秋注之郟鄉卽水經注之盛鄉城似是郟之  
 一邑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辨

至